

MUQIN



高尔基 著

少年版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母亲



母亲

书 名 母 亲
原 著 高尔基
缩 写 谷 枫
责任编辑 沈 颢
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
邮政编码 210009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
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45 号
邮政编码 210009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6.625
印 数 15 001—20 000 册
字 数 138 千字
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2 版
2001 年 3 月第 4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46-2205-0/I·441
定 价 9.00 元
(江苏少儿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原著【苏联】高尔基
缩写 谷枫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第一部

1

每天,工人区的上空——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,工厂的汽笛发出颤抖的吼叫,那些脸色阴郁、在睡眠中未能使筋肉消除疲劳的人们,一听见这吼叫声,就像受惊的蟑螂一样,从灰色的小房子里跑了出来。在寒冷的黎明中,他们沿着从未铺修过的道路,向一座高大的、牢笼般的石头厂房走去。污泥在脚下扑哧扑哧地响着,睡眼惺忪的人们的嘶哑叫喊声不时传过来,怒冲冲的粗野漫骂声划破寒冷的空气。

傍晚,太阳落山了,它那血红的余辉在家家玻璃窗上疲倦地闪烁着,这时,工厂就从它的石头胸腔里把人们像废渣一样抛出来。他们满脸污黑,一身油烟,散发着机油的臭味,露着饥饿的牙齿,又沿着老路走了回去。

机器从人们的筋肉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精力。工人的一生毫无痕迹地被勾掉了一天,他们向自己的坟墓又接近了一



步。

长年的积劳损害了他们的胃口,为了能吃下东西,他们就大量喝酒,用烈性烧酒来刺激食欲。

他们彼此见面时,讲工厂,谈机器,骂工头——说的和想的都是与做工有关的事。在千篇一律的枯燥日子里,呆板的、无能为力的思想不时也迸发出一些孤零零的火花。但是,一回到家,他们就和妻子吵闹,甚至常常挥舞拳头痛打她们。年轻人常下小酒馆,或者晚上轮流到各家聚会,拉手风琴,唱淫荡难听的小调,跳舞,说下流话,酗酒。疲惫不堪的人们,很快就喝醉了,郁积在心头的那股病态的无名火,顿时发作起来,非得找个地方发泄不可。因此,只要一有发泄这种焦躁心情的机会,人们就从不放过,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,便会像疯狂的野兽一般互相厮打,往往打得头破血流,有时打成残废,甚至把人打死。

在人们的关系中,更多的是潜藏在内心的憎恨的感情,这种感情和他们无法消除的肉体疲劳一样,已经根深蒂固。

生活始终就是这样——它像一条浑浊的河流,平稳而缓慢,年复一年地不知向什么地方流去。他们的全部生活,受着年深日久的顽固习惯束缚,每天想的和做的都是老一套,谁也没有改变这种生活的愿望。

有些陌生人偶尔从外地来这里。他们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一点表面兴趣,只是因为他们是外地人。不久,这种新奇感就会逐渐消失。人们对他们习惯了,他们也就不再引人注意了。某些外来人有时会讲出一些在工人区从未听到过的事情,大家虽然并不跟他们争辩,但对那种奇谈怪论却是半信半



疑的，工人区的人们对与自己不同的异乡人是怀着戒心的。他们生怕这种人会把什么东西带进他们的生活中来，以致打乱他们无聊的生活常规。这种生活虽说很苦，但毕竟还算平平稳稳，所以工人区的人们总是不声不响地躲开谈论新鲜事物的人。

钳工米哈依尔·符拉索夫的生活就是这样。他平常很少讲话，“畜生”这两个字，是他的口头禅。他这样称呼警察和工厂里的上司，也用这种字眼招呼妻子。

他有一条跟他自己一样粗壮的毛茸茸的狗，这条狗每天跟着他到工厂，傍晚时又在厂门口等他。每到假日，符拉索夫都要去逛小酒馆。他默默地走着，目光在人们脸上扫来扫去，好像在寻找什么人。那条狗拖着长毛大尾巴，整天跟在符拉索夫的后头。他醉醺醺地回到家里，坐下来吃晚饭，用自己的饭碗喂狗。他不打它，不骂它，但从来也不爱抚它。吃罢晚饭，要是妻子收拾得稍微慢点，他就把碗碟从桌上摔到地下，然后掏出一瓶酒摆在面前，背靠着墙，闭着眼，张大嘴巴，用一种低沉的、令人忧伤的声音哼起小曲来。从他的嘴里呜噜呜噜地发出一些凄凉而又难听的声音，震得面包屑从胡须上纷纷落下。他用粗大的手捋着胡须——独自哼着。歌词谁也听不懂，声音拖得很长，调子像冬天的狼嗥。他一直唱到把一瓶酒喝得精光，然后侧身倒在长板凳上或是趴在桌子上，一觉睡到汽笛声响。

最后他患疝气病死了。死前四五天，他全身发黑，在床上乱滚，两眼紧闭，牙咬得咯咯直响，对妻子说：

“拿耗子药来，把我毒死吧……”



医生吩咐给他做热敷,并且说要动手术。

“去他妈的——我自己会死!……畜生!”米哈依尔声音
喑哑地喊道。

早上,正当汽笛呼唤人们上工的时候,他死了。工人区
的人们在路上碰见他的棺材,便停下来,划着十字,互相谈论着:

“那个人死了,彼拉盖雅可该松口气了……”

一些人纠正说:

“死的不是人,而是——一头牲口……”

棺材埋好后,人们都散了,只有那条狗留下不走,蹲在掘
出的新土上,不声不响地在坟旁嗅了很久。过了几天,不知是
谁把那条狗也打死了……

2

父亲死去大约两个礼拜了。一个礼拜天,巴威尔·符拉索
夫喝得大醉,回到家里。他东倒西歪,走到对着房门的屋角
里,像他父亲那样紧握拳头,朝桌子上猛地一敲,向母亲喊道:

“把晚饭端来!”

母亲走到他的身边,挨着他坐下,把儿子的头搂在怀里,
拥抱着他。他用手撑着母亲的肩膀反抗着,嘴里嚷道:

“妈妈——快点!……”

“你这傻孩子!”母亲制止住他的反抗,伤心而又温柔地
说。

“我还要抽烟呢!把爸爸的烟斗给我……”巴威尔吃力地
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,嘟嘟囔囔地说。



“你可不该干这种事啊……”母亲抚摸着 he 汗湿的蓬乱的头发，轻声说。母亲服侍他躺到床上，又在他苍白的前额上敷上一条湿毛巾。

这是他第一次喝醉。烧酒使他浑身无力，但他还没有醉得不省人事。母亲的爱抚使他羞愧，母亲悲伤的眼神使他感动。

母亲柔和的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：

“你要是喝起酒来，还怎么来养活妈妈呢……”

他紧紧地闭着眼睛，说：

“大家都喝啊……”

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儿子说得不错。她自己明白，除了小酒馆，人们再没有什么消遣的地方。但是，她还是说：

“你——别再喝酒啦！你爸爸把你该喝的那一份早替你喝光了。他把我折磨得够受了……你也该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？”

巴威尔听到这些悲伤的话，想起父亲在世时，母亲在家里就跟没有她这个人似的，默默无语，总是提心吊胆，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挨打。巴威尔为了不和父亲碰面，近来很少在家，因而和妈妈也疏远了。现在他逐渐清醒过来，仔细地端详着母亲。

母亲个子很高，有点驼背，她那被长年的劳累和丈夫的毒打折磨坏了的身体，走动起来没有一点声响，而且有点侧着，好像生怕撞上什么。宽宽的椭圆形的脸布满皱纹，有些浮肿，黯淡的眼睛流露出工人区大多数妇女都有的那种愁苦不安的神情。右眉上有一块很深的伤疤，使得眉毛向上微微吊起，看



上去好像右耳比左耳高些,这使她的面孔带上一种似乎老在胆怯地谛听着什么的表情。在那又黑又密的头发里,已经出现一绺绺白发。她整个人都显得柔弱、忧郁和温顺……

泪珠慢慢顺着她的双颊流了下来。

“不要哭!”儿子小声央求道,“给我点水喝吧!”

“我给你倒点冰水来……”

母亲转身回来的时候,他已经睡着了。她在儿子跟前低头站了一会,水留在手里颤动着,冰块轻轻地碰着铁水舀边。她把水舀放在桌上,默默地在圣像前跪了下来。玻璃窗外,传来人们酗酒的喧闹声。在秋天黄昏的潮湿空气里,手风琴发出刺耳的响声,有人大声唱歌,有人用不三不四的话骂街,焦躁疲倦的女人们发出惊惶的喊叫……

从这一天起,坐落在工人区尽头的通往沼地的一个不高的陡坡旁的这所小屋,似乎比过去显得更宁静平淡了,巴威尔·符拉索夫显然开始离开大家所走的路:很少参加晚会,休假的日子,虽然也到别处去,但回来时从不曾喝醉过。母亲留神地观察他,发现儿子浅黑的面孔更瘦了,长得极像母亲的蓝色大眼睛,眼神很严肃,嘴唇闭得特别紧。他常常带书回家,悄悄地用心读着,读完就藏起来。有时他从小册子里抄点东西,抄完也藏起来……

母子之间谈话不多,见面的时间很短。早上,巴威尔默默地喝完茶,就去上工,中午回家吃饭,吃饭时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,饭后又不见了,直到傍晚才回来。晚上,他细心地洗过脸,吃完饭,然后一个人长时间地读书。休假日,他一早出去,深夜方回。以前,总有一些伙伴跑来找他,现在因为在家里总



碰不见他,也就不来了。母亲感到儿子越来越不爱说话,同时还发觉儿子有时说出一些她不懂的新字眼,而她听惯了的那些粗鲁生硬的话,连一句也没有了。另外,他不再讲究穿戴,开始更注意身体和衣服的清洁。他对待母亲的态度有一些新的变化:他有时扫地,休假日自己整理床铺,总想减轻母亲的操劳,在工人区是谁也不会这样做的……

母亲看到她的儿子变得和厂里的年轻人不同,不禁感到高兴,但是,当她发现儿子一心一意地、执拗地从生活的暗流里向旁边的什么地方游去时,她的心里又产生了一种茫然的忧虑,她预感到要发生一件不寻常的事情。

3

这种奇怪而又沉默的生活,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两年。

有一次,吃过晚饭,巴威尔放下窗帘,在屋角里坐下,把铁灯挂在头上边的墙上,开始读书。母亲收拾好碗碟,从厨房出来,小心翼翼地走到他的身旁。他抬起头,带着疑问的神情望了望母亲的脸色。

“没有什么,巴沙,我是顺便看看!”母亲连忙说,不好意思地抖动着眉毛走了出去。但是,她在厨房里呆呆地站了一会,把手洗净,又走到儿子身旁。

“我想问问你,”她轻声说,“你总在看些什么书?”

他把书合上。

“妈妈,你坐下……”巴威尔并不看母亲,不知为什么显得很严肃。



“我读的是禁书。这些书是我们工人生活的真理，都是偷偷地、秘密地印出来的。要是他们查出我有这种书，我就得坐牢……”

母亲突然感到呼吸困难。她睁圆两眼望着儿子，觉得儿子好像变成了陌生人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，巴沙？”母亲问道。

他抬起头，看了看母亲，平静地小声回答说：

“我渴望知道真理。”

他的声音很低，但很坚定，眼睛闪着倔强的光芒。母亲心





里明白了,他的儿子已经永远献身于一种秘密的、可怕的事业。由于她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逆来顺受,现在她在充满悲伤和忧愁的心里,再也找不出什么话可说,只好坐在那里低声饮泣。

“不要哭!”巴威尔温和地轻声说,她却觉得好像儿子在向她告别。“想想看,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?妈妈四十岁了——难道你过过一天像样的日子吗?父亲总是打你。我现在才明白,他打你是为了拿你出气,发泄自己生活中的痛苦。这种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,而他并不了解痛苦的根源。”

她带着恐怖和渴望的心情听他说话。儿子的眼睛闪闪发光,美丽而且明亮。他用胸口抵着桌子,向母亲移近了些,直对着母亲满是泪痕的面孔,第一次宣讲他所懂得的真理。他像一个小学生似的,因为有了知识而感到自豪,并且虔诚地相信这些知识完全正确,他带着这样的热情以及青春的全部活力,讲着他听明白的一切。他讲这些话,与其说是讲给母亲听,还不如说是对自己作一番考查。他有时想不出合适的字眼,就停顿一下,这时在自己的面前,才看到母亲愁苦的面孔,那双噙着泪水的慈祥的眼睛黯淡无光,充满了恐惧和困惑的神情。他很可怜母亲。

“你有什么高兴的事吗?”他问道,“过去的生活有什么值得你回忆的呢?”

她听了这句话,悲伤地摇着头,同时胸中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悲喜交集的新感情——这种感情温柔地抚慰着她深受创伤的心。她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谈到她自己,谈到她的生活。这些话在她心里唤起了早已忘怀的模糊的思念,轻轻点燃了



已经熄灭的对生活茫然不满的感情——也就是在遥远的青春时代有过的那些思念和感情。当时,她和女伴们谈论人生,谈得很久,谈到一切,但是所有的人——连她自己在内——只知道抱怨,谁也讲不清楚,人生究竟为什么这样艰难困苦。而现在儿子就坐在面前,他的眼神、神情和他所说的话——这一切都触动了母亲的心。

做母亲的,向来是没有人怜惜的。

她是知道这一点的。儿子所说的有关妇女生活的一切,都是令人心酸的、人所共知的事实。纷乱的心情在她的胸中轻轻激荡,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爱抚使她越来越感到温暖。

“你打算做什么呢?”她打断儿子的话,问道。

“我们应当知道,应当了解,为什么咱们的生活是这样的苦。”

母亲非常高兴地看到,儿子那双一向都很严厉的蓝眼睛,现在闪现出柔和和温存的神色。虽然在母亲布满皱纹的双颊上还有泪珠在闪闪颤动,但在唇边却已露出满意而安详的微笑。两种感情在她的心里上下翻腾,她为儿子能这样深刻地了解生活的痛苦而感到骄傲,可是也不能忘记儿子还很年轻,谈吐竟与众不同,居然决定单枪匹马地去反抗这种别人和她自己都习以为常的生活。她很想对儿子说:“亲爱的!你能干什么呢?”

巴威尔看到了母亲唇边的笑意,脸上专注的神情和眼睛里流露出的疼爱,以为他已经使母亲了解了他所说的真理。他十分兴奋,时而微笑,时而皱眉,在他的话里有时还表现出憎恨的感情。母亲听到这些激昂严肃的话,惊恐地摇着头,轻



声问儿子道：

“真的是这样吗，巴沙？”

“真的！”他坚定有力地回答。他又对母亲谈起那些为人民造福，在人民中间传播真理的人们，而生活的敌人却因此像捕捉野兽一样逮捕他们，把他们关进监狱或者判服苦役……

“我见过这样的人！”他热情洋溢地赞叹道，“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！”

这些人在她的心里引起了恐怖，但是她没敢再出声，只是愣愣地继续听儿子讲她所不了解的人们的故事，就是这些人教会她的儿子去谈论和考虑对他是如此危险的事情。她对儿子说：

“天都快亮了！你躺下睡一会吧！”

“好，我就去睡！”他答应道。接着，他俯身问母亲道：“我说的，都懂了吗？”

“懂了？”她叹口气，回答道。泪珠从母亲的眼睛里扑簌簌地滚了下来，她哽咽了一下，添了一句：“你会把自己毁掉的！”

巴威尔站起来，在屋里踱了一会，然后说：

“现在你总算知道我在干什么和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我已经全对你讲了！母亲，要是你疼我——就请你不要妨碍我！……”

“我的好孩子！”母亲叹息道，“也许——还是让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好！”

他拉过母亲的手，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。

他热情有力地喊出的那声“母亲”使她震惊，而且这样的握手也很新奇。



“我什么也不会妨碍你!”她断断续续地说,“只是你要当心自己,要小心!”

她并不知道要当心什么,又很忧虑地补充道:

“你越来越瘦了……”

等他躺下睡着了,母亲轻轻地从床上起来,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身旁。巴威尔仰脸睡着,白枕头上清晰地显出他那黝黑、倔强而又严峻的面庞。母亲光着脚,只穿着一件衬衣,两手按着胸口,站在他的床前,嘴唇无声地颤动着,大滴大滴浑浊的泪珠,从眼睛里缓慢而又均匀地流了下来。

4

一天,巴威尔临出门时对母亲说:

“礼拜六城里有客人来。”

“从城里?”母亲重复了一句,突然呜咽起来。

“怎么啦,好妈妈?”巴威尔不满地大声问道。

她用围裙擦擦脸,叹着气,回答说:

“我也不知道,就这么……”

“害怕吗?”

“害怕!”她承认道。

他俯身对着母亲的脸色,像他父亲一样怒冲冲地说:

“我们就是毁在害怕上头!骑在我们头上的那些家伙,就是钻了我们害怕的空子,才更加厉害地吓唬我们。”

母亲伤心地哭着说:

“别发火!叫我怎能不害怕呢!我怕了一辈子了——满



心都是害怕的事!”

接连三天,她一想起那些可怕的陌生人要来,就胆战心惊。正是他们给儿子指出了他现在所走的这条道路……

礼拜六的晚上,巴威尔从厂里回来,洗完脸,换了衣服,又要到别处去。他临走时眼睛也不看母亲,说道:

“要是有人找我,你就说我马上回来。你不用怕……”

她无力地坐到凳子上。儿子皱起眉头望了她一眼,对她说:

“要不,你……到别处走一走?”

这句话使她生气。她不同意地摇了摇头,说:

“不。那何必呢?”

这时已是十一月底。白天,在冰冻的土地上,落了一场细细的干雪,可以听到儿子出去后踩着雪的吱吱声。浓浓的夜色,一动不动地贴在玻璃窗上,满怀敌意地窥伺着什么。母亲两手按着凳子坐着,盯着门口等着……

她好像觉得,有一些穿着奇装异服,鬼鬼祟祟的人,弯着腰,东张西望,在黑暗里从四面八方朝这座房子悄悄地走了过来。果然,已有人在房子的周围走动,用手在墙上摸索。

过道里传来沙沙的脚步声。母亲战栗了一下,紧张地竖起眉毛,站了起来。

门打开了,先是伸进一个戴大皮帽子的脑袋,接着,一个身材很高的人弓着腰慢慢地钻了进来。他挺直身子,不慌不忙地抬起右手,大声地喘了口气,用浑厚的胸音说:

“晚安!”

母亲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。